



付定裕，文学博士，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，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。现居河南新乡。

近日与丹兄闲谈，他为大一讲授现代文学，我为大二讲授古代文学，我说您一开讲就把我们古代文学宣判了死刑，说我们是贵族文学、山林文学，僵死的文学，丹兄笑言一年之后你就把它复活了。我对自己复活古典文学的能力并不自信，但这让我想起读本科时的几位古典文学老师，他们个性鲜明，个个具有复活古典文学的本领。

我本科就读于河南大学中文系，那时候大学还没有扩招，且居于相对封闭的开封古城，尚且保存着一些老大学的精神传统。记得刚入大学，文学馆里赫然挂着四位老者的照片，号称“中文四老”，陡然有一种走进知识殿堂的神圣感。后来才知道“四老”是于安澜、华钟彦、高文、任访秋四位学问渊深的老先生，当时于、高、任三位先生尚在世，于先生的音韵画论篆

## 有“趣”的老师

一直保存着一幅漫画：男人站在黑板前，一只手夹着一根粉笔，歪着头张口说话，眉眼飞舞，额前一撮刘海也随之飞扬。他叫刘海，我中学时的政治老师。

刘海老师又名“刘大水”。名号怎么来的，不知道。全班65名学生，人人对枯燥的政治感兴趣，并且每次考试成绩都在90分以上。就光说这一点，他可不“水”。

刘老师上课从不带书，政治事件、年代张口即来，滔滔不绝，气势像长江发大水一样，排山倒海。三七开的“飞机头”，一撮弯成弧度的刘海，随着语句和身体、手势的起伏，一颤一颤的。他爱说故事，天文地理，文学艺术，无所不包，我们上政治课就像听书，有滋味极了。故事说完，他开始讲课，因为有了生动形象的故事铺垫，只稍稍点拨，我们就懂了。一些论述题，他抓住中心、关键词，提纲挈领，边说边板书，一行行刚劲有力的字“刷刷刷”，水一般涌出。板书简洁易记，我们堂堂就能背下来。写完后，他转过身，将覆在额前的刘海一甩，敲了敲黑板，用一贯自信的语调说：不用看书，记住它们就行了。一个单元结束后，他就考试，是他自己刻印的试卷。考完后同学们都盼着考试结果出来，因为人人都能大丰收，皆大欢喜。我们喜欢

# 化学问为性情的先生们

付定裕

书，华先生的诗词创作与吟诵，高先生的金石学与唐诗学，任先生的近代文学研究，在国内都有较大的影响。四老之外，对中文系学术传统有较深影响的还有李嘉言、万曼、李春祥等先生。我的古典文学老师大多是老先生们精心培养的学生，所以，从老师们的身上能够隐约看到老先生的典范。

当时的大学还比较清静，老师们没有发论文、搞项目的压力和热情，上课是老师本本分分的事。古典文学的老师们尤其显得沉静古板，可一登讲台，就像粉墨登场一般，个个神采飞扬。古代文学分四个学期讲授，每个学期有两名主讲老师，一共八名老师，可谓阵容强大，每个老师又都铆足了劲儿，集中讲授自己的拿手绝活，这对本科生来说着实是幸运的。

讲授先秦文学的是华锋和边家珍老师。华锋老师是华钟彦先生的哲嗣，讲授《诗经》和《楚辞》，华老师讲课“言必称先父”，还为我们示范过“华氏吟诵调”。我年少轻狂，不以为然，后来理解了学问传承的价值和意义，知道了华老师为传承老先生的“华氏吟诵调”做的大量工作，属于“善继先人之志，善述先人之事”的典型，所以，对华老师渐渐充满敬意。边家珍老师讲授先秦诸子散文和史传散文，他一表人才，风度翩翩，说话慢声细语，上课之前，先从皮包里取出小小的茶盏子，然后再拿出大水

壶，一边讲课，一边自斟自饮，在一群农村孩子的眼里这样喝水多少有点做作，但内心深处却暗自发誓以后也要过这样雅致的生活，如今边老师已是山东大学的著名教授、博导，而我仍然习惯大口喝水。

王利锁和马予静老师讲授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，都是具有魏晋风度的人物。王老师一口浓重的洛阳口音，对人生似乎有很深的了悟，讲课时，总是嘴角扬起，尤其是讲到《报任安书》司马迁遭遇李陵事件时，嘴角扬到了四十五度的弧度，带着一种愤世又傲世的意味。马予静老师干净利落，性情高傲，嘴角微微上扬，对世事总是流露出一副不屑的神情，大概是受魏晋名士“发言玄远”的影响吧。

张大新和常萍老师讲授唐宋文学，二位却风格迥异。大新老师讲课，四平八稳，一黑板一黑板地书写，学生忙着低头记笔记，课后能够对所学知识有全面系统的掌握。大新老师为学端方谨严，在河南地方戏的整理和研究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，但他对学生却随和亲切，属于“望之俨然，即之也温”的好老师。常萍老师和大新老师的平实形成鲜明对比，完全是才女型的天马行空，挥洒自如，学生听得入神，完全顾不上记笔记。常老师当时已不年轻，但讲到尽兴处，将长发向后一抛，飘逸潇洒。她讲王维的恬淡自然，她就是王维；讲苏轼的

旷达，她就是苏轼；讲李煜、讲晏几道，深情绵邈，令人动容。常老师后来不写论文，不评职称，全身心地投入教学，广受学生追捧，一度成为网络上的传奇人物。

张进德和曹炳建老师讲授元明清文学。张进德老师讲元杂剧和《金瓶梅》，后来还专门开过《金瓶梅》选修课，张老师精力充沛，口若悬河，儒雅气质中透着一股精明强干、干脆利落之风，讲起元杂剧和《金瓶梅》中的市井风情、人世百态，入骨三分，声貌如在眼前。曹炳建老师讲《西游记》和清代文学，上课手不离烟，一根接一根地抽，讲到高兴处，会情不自禁，放声大笑，哈哈哈哈哈，充满魔力。在他那充满魔力的笑声里，有他所讲人物的性格。讲孙悟空，你能从他的笑声里听出得意、狂傲、童真；讲《聊斋》，笑声里充满了鬼气，孤傲、无奈、冷峻，令人后背发凉。我虽然没有和曹老师私下交流过，但可以体会得到他是一位淡泊而狂狷、清高而孤傲的人。

我的这几位古典文学老师，性情各异，却有一个共通的特点：化学问为性情。他们在一遍遍传授知识的过程中，将学问内化为滋养身家性命的精神养分，生命充实而饱满，同时他们又把知识传承提升为人格的展示与自然性情的流露。他们如今大多已经退休，而这些“老大学”的精神传统在今天愈见稀薄，稀薄得很难看见了。

# 神通广大“刘大水”

胡静

政治课，不仅因为喜欢听他的课，还因为他让我们体验到成功的快乐，让我们自信。

除了教书好，刘老师似乎还有着神奇的魔力。中考前夕，一群上届落榜的“小混混”故意在教室走廊上晃来晃去，吹着口哨，冲着教室里紧张学习的我们调笑挑衅。授课老师用严厉的目光扫射他们，甚至出去制止，但都阴着脸徒劳而返。地理老师甚至和“小混混”吵起来了，声震如雷，回教室时脸色铁青，气得两撇八字胡吹起来了，连声叹“一代不如一代”。“小混混”反而更嚣张，口哨吹得像硬器刮玻璃，我们的心直发颤。有一次政治课，我们正在静静地抄写板书，“小混混”又来挑衅，刘老师出去了，仅两三分钟，那群“小混混”就悄悄离开，再也没来骚扰过。不知他用了什么方法，只觉得他有着神奇的法术，能伏魔降妖。

班上有几个聪明又捣蛋的男生，喜欢捉弄人，比如女生把书包塞进抽斗里，触到冰凉丝滑的东西，探头一看，一条小水蛇！顿时，尖叫声戳破了天花板。有时是

蚂蚱，有时是大青虫，害得女生总提心吊胆，称他们为“捣屎棍”。“捣屎棍”不仅整女生，连老师都整。他们讨厌讲课如念经的某老师，或者挨了某老师骂，就导演老师进门被浇成落汤鸡、从粉笔盒钻出几条蚯蚓的恶作剧。班主任调查、严正警告，但恶作剧照常隔三差五上演。后来不知为何，突然停止了。听说，是“刘大水”带他们打了一场篮球，搞定了他们。

似乎没有“刘大水”搞不定的事，也似乎没有他不会的事。一次，体育老师请长假，班主任看堂，几周体育课我们写作业、写作业，头都写得大了。看着别人在室外生龙活虎的样子，好生羡慕。那堂体育课，我们照例拿出作业本。刘大水进来了，手一招：来！我们飞了出去。那是一场终生难忘的排球赛，男女各一赛场。火热场面引来了全校师生的围观、喝彩。还有，学校搞大合唱，担任六班班主任的他，亲自担任指挥，穿一套白西装，扎着红领结，两只手板有韵律地挥舞着，那模样亮瞎了我们的双眼。

刘老师对什么都感兴趣，运动、



胡静，高级教师，安徽省作协会员。作品散见于《海外文摘》《散文选刊》《人民日报》等报刊。现居安庆。

旅游、养花、摄影，还有宇宙太空、世界之谜、易经八卦……同学们被他巨大的磁场吸引，都想亲近他，那些“刺头”甚至把他当成“哥们”。

我常想：当一名教师，即使没有刘老师那般超强魅力，但肯定要有绝活，时常能在学生面前露一手，或写一手潇洒的粉笔字，或随手将一个圆画得滚圆，或唱得一首好歌、亮上一嗓子，或轻轻一跃、将篮球准确地投进筐里，或能完成一套流畅的双杠动作……如果这些都没有，你起码得有一颗深爱学生的心。如果连爱都没有，你拿什么教学生？你让学生怎么喜欢你？